

藏金潭夺宝

藏金潭夺宝

卡尔·麦 著
陈姝静 许小云 译

10. 西行的骑马人

走了三个星期，我们来到了怀俄明东南奥尔巴尼地区山脉的中心地带。我们的北边耸立着康西尔峰，在它的后面还有夫人峰，再远就是黑乎乎的里茨峰和拉勒米峰；我们的左边绵延着的梅迪幸鲍山峦，淡淡地消失在天边；右边的埃尔克山脉，好像只是一条不起眼的山岗而已；我们的脚下是宽阔肥沃的拉勒米平原。今天的目的地是约纳湖，并想在湖边过夜。

我想在这里稍稍地回顾一下。我委托希勒太太帮助我接收从圣·洛依斯寄来的钱并在接收单上签字。我们一路骑马很顺利但也很紧张，路上倒也没碰上什么特别的经历。对劳斯，我们很满意，尽管他身体看起来很瘦弱，但骑起马来很有耐力，是一个很细心很愿意为别人服务的同伴。他过分的客气常常引得我们暗暗发笑，他现在仍称我们是“尊敬的长者”，还经常请求允许“我内心的声音对我说……”。一旦碰到危险情况他会怎

么样，我们还得等着瞧，我希望在那种时刻也不会让我后悔在温内图面前为他求情。顺便说一下，他身边还带着一个小小的包扎得很仔细的小药包和一副医用外科器具。

我们为了找到休休努族人，一定得赶到蛇河去打听他们的下落。我们虽然很熟悉他们的村庄，是用木料建造起来的房子所组成的，但现在，由于与乌鸦族的战争迫在眉睫，这些勇士们暂时都没住在村里。

时光已是下午，到约纳湖还须骑两小时的路程。现在正是所谓的印第安夏日，雷阵雨是这个奇妙季节的一大特色，只有美洲西部才有这样奇妙的季节。拉勒米平原海拔有2000米高，山上刮着一股温暖柔和的风。天空非常晴朗，广袤的平原一望无际。

我们骑着马走在平原上。上面长着高高的草，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右边有野兽跑过的痕迹，我们便走到痕迹那里，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劳斯为了证明他不是一个人对我们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的人，便抢先说道：

“这不是野兽的痕迹。长者，请允许我的内心声音

告诉我，这是有人骑着马从这里走过的痕迹，马蹄印很清晰。”

“很好。有多少人骑马走过这里？”

“有多少？要知道有多少人，那得要有点本事，我不行！”

“可以知道的。你稍等片刻，我的朋友便可以告诉你。”

温内图跳下马，仔细地数着马蹄印。一会儿，他便跃上马鞍，简单地说了一句：

“五个白种人……啊！”

他在说“啊”之前停了一下，我想，这定是这些痕迹引起了他的思考。但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骑着马往前走，我便什么也不问，更加用心地对这些痕迹进行观察。

我们沿着这条痕迹走，首先是因为它的方向与我们要去的方向是一致的，其次是因为在野蛮的西部对任何痕迹都不能马马虎虎地放过，因为这样的痕迹很可能是怀有敌意的人留下的。走了一会儿，我们发现，五

位骑手中有两位停了下来并下了马。他们的脚印没有离开那道痕迹，而是在跟踪那道痕迹。还发现一个不是用脚踩出来的印子。当我勒住马观察这个印子时，劳斯说：

“这还有什么好看，老铁手？”

“有，并且还十分重要。”

“什么东西？”

“五位骑手中有两人在研究其他三人留下的痕迹，有一个人还跪了下来。”

“为什么跪下来？我看没有理由跪下来。如果想知道什么，只要问一下就可以了。”

“他们没法问。”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在一起。”

“什么？怎么啦？那两位不是和那三位在一起？这五位不是一起骑马走的？”

“不在一起。”

温内图一向沉默寡言，这时也没说什么多余的话

，只是望着我表示赞同我的分析。我这时才明白他为什么刚才看到这道痕迹时想了一下。劳斯还在一个劲地问道：

“长者，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我虽然也有能力把斜方肌和二头肌区别开来，但这些，我真的什么也不懂了。”

“要动脑筋。你刚才不是已经把谜破解了：要是那两个人想知道什么，只要问一下另三个人不就可以了，就用不着下马去研究他们留下的痕迹。但他们下马了，这就证明他们不是在一起，而是跟在另三个人的后面。你再仔细看看这道痕迹！比如这左边的草几乎又竖起来了，而右边则全倒在那里，这说明这边的脚印比那边的脚印要新。我估计，左边的脚印是五小时前的，右边的是三小时前的，就是说，那两位骑手要比那三位骑手晚两个小时。”

“在你们的指点下，我现在也可以分辨得出了。我得记住这种标志，下次碰到了也可以说出个道道来。”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他听到了，问道：

“长者，你笑？你笑什么？”

“因为这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劳斯先生。”

“不简单？不就看一下草就行了。”

“是的。要是只看草茎的状态，那是简单的，但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也得考虑进去。”

“哪些东西？”

“首先是天气，要看有没有下过雨，或者有没有出过太阳？风是从哪个方向吹过来的？风大风小，干的还是湿的？此外还要知道草是什么草，茎是软的还是硬的，是长是短，茎有多粗，长了多长时间了，韧性怎么样，是不是容易折断等，这些都有很大影响。”

“我都知道了，长者！所有这些东西都要考虑到。”

“喔，还不止这些呢。”我笑着说。

“还有什么？”

“压在草上的重量有多少，压了多长时间？马上有没有骑着人，因为重量不一样，留下的痕迹也不一样。骑马或走路的速度快，脚印就浅，反之脚印就重。”

一匹奔跑的马留下的印痕要比慢速的马深得多，这时，马的前蹄的痕迹比后蹄深。我还可以讲出许多要注意的东西来。”

“这对我已经够了，长者！我已经认识到这事比我想象的难多了，我相信我一下子还学不了那么多。”

“是的。在野蛮西部正确地分析痕迹是一门科学，当然没有这样的教科书，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如果他分析错了，又不想灭亡的话，那他只能呆在家里，因为对痕迹的分析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生命。”

劳斯半信半疑地说：“但这次不会吧？”

“这现在还不知道。那几位骑手是白种人，这倒叫人放心一点儿，但有的白种人比怀有敌意的印第安人还可怕，因此现在还得要提高警惕。这里，五小时前有三位白种人骑马走过，过了两小时又有两人跟上来。这五人是一伙，他们肯定是一起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两人不是和那三人一起走而是要分开呢？”

“你不用问我，我不懂。但你为什么认定这五人

是一起的呢？”

“我看到后面跟上来的人对前面留下的痕迹看得很仔细。”

“真妙，但我得出的结论恰巧相反。”

“为什么？”

“有个内心的声音告诉我，正因为他们看得很仔细，说明他们不知道走在他们前面的是谁。”

“这只能证明你还不是一个西部牛仔而已。如果看到了一道与己无关的痕迹，还会那么认真地去分析它并跟踪那么长时间？况且中途没什么方向改变或停留下来。那两个人下了马，仔细研究了那里的痕迹，没有别的理由会使这道痕迹引起他们的特别关注，这里的痕迹与前面的痕迹一模一样。他们不是在找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而是要确认这是不是他们要跟踪的痕迹。他们熟悉那三位留下的痕迹，或许他们也在研究前面的人与他们还相距多远。这倒使我产生了另一个问题：这两个人到底想不想追上那三个人呢？”

“当然是想追上了，因为他们是一起的。”

“这倒不能说得那么肯定。我说他们是一起的，并不排除这么一种可能性，即他们不想今天而是想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里或在遥远的某个目的地碰头。”

“这对我来说太复杂了。我虽然有区别斜方肌和……”

“二头肌，”我打断了他的话，“但现在是现在……”

“对不起，长者！”他也很快打断了我的话，“我这次想说的不是二头肌，而是那块在前面的大凹头肌。这三块肌都长在肩和锁骨上，我只需再加上一个耐力肌，一个小回头肌和锁骨肌就行了。”

“好吧，再加上这三块，那就共有六块了，还是让这几块肌留在肩上和锁骨上吧，我们还是来研究研究这道痕迹，它对我们来说更重要。”

“好的，长者！我最用心地听你说，因为这些痕迹是我们这一路骑来第一个引起你如此注意的痕迹。”

“我现在脑子里想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为什么这两个骑手要落在后面？他们是想追上那三人还是不想追上那三人，他们骑马去的目的，两队人马一定是一个目

的，但那两个落在后面的人可能另有保密的目的。他们与那三人分开，好秘密地进行商谈，根据野蛮西部的情况来看，保密的主意百分之九十都是坏主意。那三个人在提防那两个人，这就是这些痕迹所告诉我的。”

“长者，你的敏锐真叫人佩服。我必须得承认，我是得不出这些结论来的。”

“嗯！这还不光是敏锐让我得出这些结论，而是还有另外一些东西，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西部牛仔要慢慢地学会第六感觉吧，他要像相信原来的那五个感觉一样相信第六感觉。这是一种意念性的看和听，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感觉，它不借助于光或声波，也可以称为预测感官，预测的是那些不确定的事情。因为第六感觉不像眼睛看到一件物体那么肯定地把握着正确性。西部牛仔要一步一步地练习使用这一感官，就像小孩通过长期训练学会使用他的感官一样。一旦掌握这种感觉，就可像信任眼睛和耳朵一样地去信任它，并且，有的时候当看到或听到的感觉有矛盾时，它经常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没有人像温内图那样极其准确地掌握

了这种感觉。我显然也已不是个新手了，但有时出现的情况，就连我也对他肯定地预先说出的一些事感到十分惊奇，我凭我的敏锐怎么也说不出的话来。他的这些预告常常是如此精确地得到了实现，就像这些事就在他眼前似的。如果我没有这种感觉的话，那我一定会以为他正是那种所谓的‘两面人’。你看，他在我们前面走很远了，我们赶快追上他吧！我估计，我们今天到了约纳湖不会像前面几站那样平安无事的。”

“你是说有危险，长者？”

“不。只要阿帕奇头领温内图在，原来很危险的事也变得无足轻重了，我们将会有一场短暂的西部式娱乐，仅此而已。走吧，劳斯先生。”

我们策马去追赶把我们抛在了后面的温内图，然后，我们沿着一道直通往约纳湖的痕迹骑去，直至出现了岔道。

三匹马还一直往前走，另两匹则往右拐了，温内图不假思索地沿着第二条痕迹追去。劳斯对此又不理解了，因此他问道：

“为什么我们不一直走，尊敬的长者？这道新的痕迹不是往那个湖去的，我们到底想到哪里去？”

“那你带路吧。”我回答道。

“真的？可你们走偏方向了。”

“这是暂时的。一会儿，这两道痕迹又会碰到一块儿。温内图一看到他们分开走了，脑子里便一下子有了主意。你猜猜看，他想到什么了？”

“不知道。我什么也猜不到，像个傻子似的。”

“这两条痕迹都是到湖那边去的。第二队不想让第一队看到，因为他们很可能想偷听那几个说些什么，否则没有其他理由要分道走。”

“那我们沿着第一队留下的痕迹走不就行了？”

“可以呀，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第二队为什么要去偷偷地窃听第一队人的话。我们这里有个证据证明是真的，我刚才也讲过，他们定是有个打算不想让那三人或至少其中的一人知道。如果共同承担西部遇到的危险的人相互间都还保守着秘密，那说明他们之间还缺少诚实。可以预料，我们会碰上那五个人，更重要的是把他

们的诡计揭露出来。我们先跟在他们后面走，如有必要时警告他们一下。在温内图 and 老铁手走过的路上不允许发生什么不干净的事。”

“那不就造成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敌意了吗？”

“是的。”

“这倒很刺激。现在我很高兴我们找到这么一道痕迹。”

“那三个人中就一定也有人像你一样对此感到高兴。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因为我们只需再骑半个小时就到达湖边了。”

我的话得到了证实，不到半个小时，我们便在西北方望见一抹黛色横在天边。那是一片树林，围在湖的周边。温内图不再沿着那道痕迹骑去，而是向右拐去。劳斯又大惑不解，连忙问我。

我也是个不喜欢呼叨的人，和温内图走到一起时我也像他一样不说话。但像劳斯这样一个新手，什么都得教，这个任务现在落在了我的身上，我也不能推辞，所以还得回答他的问题：

“那三个人是从南侧到达湖边的，那两个是从右边，也就是从偏北侧到达湖边的，为的是不让那三人看到。从这里起，他们想结成一队。我们也想偷听他们说些什么，像那两人偷听那三人一样，所以我们也不想让他们发现我们。因此，我们得离开这条道，从北侧到达湖边。你马上就能看到，温内图会快马赶过去的。”

“为什么快马过去？”

“因为快马速度快，地上的脚印也深，这样，在远处的人不能像听马慢走的声音那么容易听到，同时也大大缩短对我们到来的观察时间。”

“但那两个人在南边，离我们很远，他们看不到我们。”

“对的。但在西部行走的人要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他们和我们一样小心，他们会找一片林木，看看有没有动静，有没有人在这里，直到他们感到安全为止。同时，他们也有可能向北来，直至发现我们在靠拢他们，如果我们不够机智，与他们不保持足够的距离的话

。”

“太好了！等着瞧吧，看他扬不扬马。”

他几乎没有把话说完，温内图也没听到他的话，便一声吆喝，扬起马跑在了我们前面，我们也以同样的速度紧紧地追赶过去。

湖边的树林有一片杂木丛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在这杂木丛后，我们勒住马，跳下来休息一下。我们离那两个人的地方约摸有不到两公里远。温内图解下马笼头让马吃草，说：

“我的白人兄弟一定在这里等我。”

说完后把他的银匣子递给了我，便消失在树林里。

。

“他到哪里去？”劳斯问。

“去找那几个我们在观察的人。”

“那为什么不带枪？”

“因为带着它不方便。他可能要在林子里爬行一段距离，带着这么长的枪不方便。”

“那我们干点什么呢？”

“我们坐在这里等着，等他回来，大约要一小时。你自己休息休息吧，也让那几头牲畜舒服舒服，我去看看四周有没有人。”

我对树林四周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没发现有人的痕迹，便又回到劳斯那里。密密的树林，看不见太阳。太阳大约已在天边，再过约半小时天就要暗下来了。

树影越来越长，伸展在整个东边的平原上，天很快就暗下来了。正当阳光全部退去时，阿帕奇头领回来了，他跳上了马，一句话也不说使沿着树林朝南骑去了，我们在他的后面追赶。劳斯感到很新奇，他很想知道温内图有没有达到目的，但又不敢用这样的问题打扰他。我也什么都不说，因为我知道这位头领在觉得有必要时才会说。他肯定找到了要找的人，我从他无忧无虑骑在我们前面的神态可以看出他知道他们在哪里。

大约骑了一刻钟，他又下了马，拴住了马，向我们解释道：

“我的兄弟劳斯在这里看管这几匹马，不要出声音
